

新地中海（三）： 「從右手的傷口」

聖施禮華神修生活中的「新發現」。默觀我主神聖的人性，祂因我們的罪過而受了傷，現在祂已復活，對我們而言，該是希望的字號。

2020年5月18日

新地中海（三）：「從右手的傷口」
(收聽普通話錄音)

新地中海（三）：「從右手的傷口」 (收聽廣東話錄音)

聖若望說，在耶穌復活的那天晚上，門徒們聚集在一間屋子裡，因為怕猶太人，門戶都關著，（若20:19）。耶穌來了，站在中間對他們說：「願你們平安！」說了這話，便把手和肋膀指給他們看。」〈若20：19-20〉。瞬間，他們的沮喪變成了深深的喜悅。他們充滿我主帶來的平安，然後領受了聖神的恩賜。（參若20:22）

許多福音場景中的細節，引起我們的注意。宗徒還在等什麼呢？耶穌出乎意料地出現在他們中間，祂的臨在使他們充滿喜樂與平安。我們雖熟知祂的一些言語和示意動作，但是祂現在會是怎樣的望著他們呢？他們拋棄了祂，丟下祂獨自一人。他們因為膽怯而逃跑了。然而，我主並沒有責備他

們。祂本人早已預言會發生什麼事。祂明白他們的弱點也可能是深深轉變的根源。在遭受苦難之前，耶穌告訴伯多祿：但是我已為你祈求了，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，待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兄弟。」（路22：31-32）既然他們心裡已經痛改前非了，他們就能更加充分地接受天主所賜給他們的愛情；否則，以伯多祿為首的他們也許會繼續過分的依賴自己的力量。

但是，耶穌為什麼要向他們顯示這些仍然留著被釘在十字架上、遭受折磨的手和肋旁呢？然而，看到祂的傷口，並沒有使他們充滿悲傷，反而充滿了和平。並沒有導致沮喪，反而是喜悅。正確地看來，這些釘子和長矛遺留下的痕跡，正是天主之愛的印記。耶穌希望自己死而復活之後，仍能將受難受苦的傷口保留在祂的身上，以作為消除任何人們不相信的證明。儘管我們經常處事的回應是平庸甚至冷淡的，祂也不希望我們認為：

祂可能反悔自己過去曾做過的事。基督的愛情是屹立不搖的。

此外，對於多疑的多默而言，傷口是復活的確證。耶穌是天主之子，祂確實為我們的罪死亡並復活。教宗說：

「耶穌的傷口是醜事，是信仰的絆腳石，但也是信仰的考驗。這就是為什麼在復活的基督身上的傷口永不消失：它們仍然存在，因為那些傷口是天主對我們的聖愛的持久標誌。它們對於信仰天主攸關重要。不僅是相信天主的存在，更是為相信『天主就是愛，仁慈和忠誠』。聖伯多祿引用依撒意亞書給基督徒說：『你們是因他的創傷而獲得了痊癒』。」（伯前2：24，參照依53：5）[1]

神修作者們在我主的傷痕中發現一種快樂的字號。例如，聖伯爾納德寫道：「透過這些開放的傷口，使我享受巖穴間的蜜，堅石中的油。（參申32:13）也就是說，我可以品嚐並看到上主有多美善。」[2] 在這些傷口

中，我們了解天主無限的愛情。聖神的恩賜從祂刺透的心中流出來。（參若7：36-39）我主的傷口是絕對的避難所。發現了這些敞開傷口的深度，可將我們帶入內心生活的「新地中海」。

「我主右手的聖傷」

「把自己放在基督的傷口中，」阿維拉的聖若望建議。「在那，祂告訴我們，是祂的鴿子—在尋找祂純真的靈魂—棲息之處。」^[3]「主啊，把我隱藏在祢的傷口裡，」這是個為人熟知的誠懇祈求。為接近師父，聖施禮華也採用這條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傳統途徑。正如他在1933年寫道：「我每天把自己放在我的耶穌的傷口中。」^[4]

這是他一生奉行的奉獻精神之一，他也推薦給親近他的年輕人。^[5]但使此奉獻有了特殊意義，要歸功於他在西班牙內戰時，在布苟斯居住期間，體驗的一次經歷，為他開展了全新、無

邊際的全貌。那時期，他深深經歷著千辛萬苦。他的主業團的孩子分散在西班牙各地：有些在戰場前線，有些在遭受宗教迫害的地區躲藏在各個角落裡生活，包括他的母親，姊姊和小弟。至於他的屬靈女兒，幾乎沒有傳給他任何消息。一些在戰爭之前跟隨他的年輕人則已喪生。

面對這些情況，聖施禮華知道自己必須要加倍努力、祈禱，尤其是操練苦修。但是在1938年6月上旬，當他在吳爾卡修道院做論文研究時，一天在走去那裡的路上，他從天主那裡得到了特殊的光照。在當天寫給Juan Jiménez Vargas的一封信中，他談到這一點：

「親愛的璜尼斗：今天早上，在去吳爾卡修道院做祈禱的路上，我發現了一個新地中海：我主右手的聖傷。我整天停留在傷口內，親吻和崇拜。我們天主的神聖人性真是多麼的可愛！祈求祂賜給我祂真實的愛情，以徹底

淨化我所有的情感。僅僅用嘴說『心在十字架上！』是不夠的。如果基督的一個傷口能清洗、癒合、撫慰、強化、點燃和令人心醉神迷，那麼，在十字架上五個敞開的傷口有什麼不能做到呢？心在十字架上！哦！我的耶穌，我還能要求什麼呢？我意識到，如果我持續這樣默觀下去（聖若瑟，我父我主，在我請求他光照我之後，是他帶領我去那裡）我將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瘋狂。你自己也嘗試一下！」^[6]

聖施禮華對我主的神聖人性和基督的傷口，早已有深切的虔敬之心。但是現在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把這一切都看作是「新地中海」。他更加深刻地緊握那些傷口表露無遺的救贖聖愛，並意識到回應如此巨大的愛情的最佳方法，不是他自己能「做什麼」，而是將自己置身於基督受傷的手中，默觀，並讓自己徹底的被這聖愛完全征服。

他繼續在信中說：「儘管如此，我還是很嫉妒在戰場上的每個人。這種想法浮現在我的腦海裡：假如我自己的路，不是那麼清楚地標示出來的話，那麼能『超越』道爾神父會是很棒的。^[7] 但是……也許那對我非常的合適，因為苦修對我向來就不是很難。這可能就是為什麼我被引到另一條路的原因：聖愛。」他的道路就是去愛，並讓自己被愛。他結語說：「保重，我的兒子。願天主在你心中！Dominus sit in corde tuo！在這我給你一個大大的擁抱。你的父親從右手的聖傷裡祝福你。」^[8]

那項事件，那出乎意料之外的光照，是他神職工作的希望和激勵的標誌。感恩於這神聖的啟發，一個眾所周知、而且經常讓人沉思的現實—他本人曾走過，並推薦給他人的道路—突然之間成為「新的」，一個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財富的字號，但是他從來沒有想讓自己與眾不同過。

以愛來捍衛

耶穌的傷口是祂的聖愛恆常的提醒，使祂在十字架上的犧牲臻至極致。天主永不後悔祂對我們的愛。因此，默觀祂的愛，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希望的字號。看到帶有苦難痕跡復活的主，我們開始意識到「正是在祂受屈辱的最低點—也是祂聖愛的最高點—希望因而蓬勃呈現。如果你們其中一個問說：『希望是如何誕生的？』『從十字架上誕生的。仰望十字架；仰望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從那裡你將獲得永不消失的希望，一直持續到永生。』」[9] 在十字架上，我們的希望於焉誕生，並且一直的重新誕生。

「這是為什麼跟耶穌在一塊時，我們所有的黑暗都能轉變成光明，每次的失敗都會變成勝利，每次的失望都會變成希望。每一次：是的，每一次。」[10] 那麼，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？是困苦嗎？是窘迫嗎？是迫害嗎？是饑餓嗎？是赤貧嗎？是危險嗎？是刀劍嗎？然而，靠著那愛我

們的主，我們在這一切事上，大獲全勝，（羅8：35,37）。

在看到我們的軟弱和罪過之後，各種形式的誘惑就會出現，並讓人失去希望。過去，我們以虛浮或粗心的態度而認同的某些事，現在我們看來，突然變成荒謬的「不可行」，那曾經是個對愛我們的天主的打擊。我們冷淡而微弱的反應也可能導致失去希望。然而，這些不過是令我們初次跌倒了之後，所導致的一連串誘惑罷了。默觀我主的傷口，可能是最好的應對方法，因為我們被提醒，祂的愛與死亡一樣堅強（歌8:16?）。尤有甚者，祂的愛情已經征服了死亡。正如當代詩人流暢地寫到：「從祂肋旁流出的水洗淨我們/傷口的內裡仍頑強的捍衛著/來自許多無謂的『不願』/也來自許多微弱的『我願』，與無盡的臣服。」[11]

當默觀我主神聖人性時，深知祂因我們的罪過而受了傷，現在復活了，對

我們來說應該也是一種希望的字號。耶穌看著我們就像祂看著宗徒那樣，沒有絲毫怨恨。祂不會因為我們的罪過、弱點、背叛而斥罵我們。相反的，祂「肯定」了我們，因為祂的愛確實是無條件的。祂沒有告訴我們：「如果你表現良好，我就會愛你的，」反而說「我愛你，你是我的寶貝；無論發生了什麼事，你仍是我的寶貝。」

這個源自於默觀我主體內敞開傷口的體悟，讓我們充滿喜悅與和平。無論發生什麼事，我們都可以躲在那裡避難，再次迎接天主的寬恕。「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經常看到天主的仁慈容貌，祂的忍耐；我還看到很多人找到勇氣進入耶穌的傷口，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在這裡，接受我的貧窮，將我的罪隱藏在聖傷中，用血洗滌。我一直看到天主就是這樣做—接受了他們、安慰了他們、清潔了他們，愛了他們。」[12]

承認我們自己的渺小不是失敗或屈辱。如果天主是個尋求控制我們的主宰，是可能的。但天主不是這樣。愛是祂的動力：祂給了我們祂無條件的愛，希望我們迎接祂。

同情之路

有很多可以接近我主傷口的方法。聖施禮華建議說：「讓聖神帶領你，在聖傷內解除你人性及神性的愛的負擔。」^[13] 我們知道他多麼喜歡用想像力將自己置身於福音的場景裡。例如，在《聖玫瑰經》中，當他默想光榮一端的奧蹟時，他寫道：「在這端結束前，你吻了祂腳上的傷痕……而我比較大膽些，因為我比較幼小，我將雙唇放在祂肋旁的傷口上。」^[14]

蔡浩偉主教在他寫的一本追憶自己在聖施禮華身旁的歲月的書中，回憶起聖人在彌撒後，如何謝聖體的經歷，他每天都更新自己與永生之愛的親密接觸。「他會跪在地板或跪凳上幾分鐘。注視手裡拿著的袖珍耶穌苦像，

誦念『至甘飴美善的耶穌...』En ego · O bone et dulcissime Iesu · 垂憐我，善良溫柔的耶穌。他一面念『向耶穌苦像誦』的經文，一面虔誠地親吻每一個聖傷。」[15]

聖施禮華在那個六月的早晨，深刻地發現了我主的傷口，不僅表明了基督對我們的愛。就像聖母一樣，也邀請我們與祂共同救贖；成為祂基勒乃人西滿，安慰令祂傷心的冒犯，尤其是因為它們也傷了我們的心。最後，這是一個呼喚，要照顧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，祂如此親密的與他們認同，祂一直渴望在他們中，跟我們留下來。（參瑪25:40）

因此，聖施禮華發現這個「新地中海」 - 肯定是天主的特殊光照 - 的背後，也應該看到他在馬德里貧困地區，用了無數的時間，照顧病人和窮人。在這裡，我們可看到一種發現天主之愛的奇方妙法：擺脫自己，在受

苦的人中與耶穌親近。對於聖施禮華來說，這是一條穩當的道路。

在受苦之人中觸摸基督，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接近祂的傷口，用愛回應祂聖愛的途徑。因此，當天主看到我們個人的軟弱時，我們也學會了向他人伸展同樣的溫柔。跟隨著這條路走，我們自己的生活會煥發出更新的使命感，促使我們擺脫自我，不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反倒是依靠來自天主的召喚，天主改變了我們，並靠我們在世上散播祂的平安與喜樂。。教宗在這一點上堅持不懈：「有些基督徒與主的創傷保持距離，有時候我們會受到誘惑而成為他們中的一分子。然而，耶穌要求我們去接觸人類的悲傷，去接觸他人受苦的肉軀。...每當我們這樣做時，生活雖倍添麻煩，卻顯得多彩多姿，因而強烈經驗到甚麼是百姓，甚麼是成為百姓中的一分子。」[16]

透過憐憫和默觀的道路，「將自己」放進基督的傷口中，能為我們打開一個真實的新地中海。我們學會全心全意地關愛我們周圍的人，從最需要幫助的人開始，他們通常就在我們身邊，在自己的家裡。

Lucas Buch

[1] 教宗方濟各，若望二十三世和若望保祿二世列聖大典，**2014年4月27日**。

[2] 聖伯爾納德，講道61，（雅歌評論），4

[3] 阿維拉的聖若望《書信》47，參雅歌2:16。

[4] 聖施禮華，親密筆記，1799b，1933年《聖玫瑰經》光榮五端的第一端

[5] 「每天，為履行舊的決策，我將留在我主肋旁的傷口內。」聖施禮華，親密筆記，1763年，1934年；《道路》(Critical-Historical Edition, Scepter Press, commentary on point no. 288).

[6] 參聖施禮華，1938年6月6日寫給 Juan Jimenez Vargas的信。(Andres Vazquez de Prada 《主業團創辦人》 vol. 2, Scepter, New York)

[7] 大概是指一位愛爾蘭神父，威廉道爾 (S. J.)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隨軍司鐸，行為英勇，在大戰中喪生。他強調在日常生活中，要活出喜樂、要求高的靈修主義(cf. Th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, vol. 4, p. 1031)

[8] 參聖施禮華，1938年6月6日寫給 Juan Jimenez Vargas的信。(Andres Vazquez de Prada 《主業團創辦人》 vol. 2, Scepter, New York, pp. 213-214)

[9] 教宗方濟各，公開接見，2017年4月12日

[10] 同上

[11] Julio Martínez Mesanza, "Defendido," Gloria, Rialp, Madrid 2016.

[12] 教宗方濟各，講道，2013年4月7日

[13] 聖施禮華《天主之友》303

[14] 聖施禮華《聖玫瑰經》光榮五端的第一端

[15] 蔡浩偉《真福施禮華回憶錄》Rialp, Madrid 2000, p. 235.

[16] 教宗方濟各，宗座勸諭《福音的喜樂》2013年11月24日，270

pdf |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
from <https://opusdei.org/zht/article/xin-di-zhong-hai-san-cong-you-shou-de-shang-kou/> (2026年1月20日)